

# 关于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

□ 张广善

《密宗奇文物 惊现青莲寺》，2006年11月5日《太行日报》星期刊头版报头处，刊登了张治中先生的一篇短文，引起了许多媒体及相关学者的关注。一时间询问之人纷至沓来。为了能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一文物，围绕该石刻所包含的信息，我研读了一些相关资料，在此谈一点有关该石刻的情况。

## 一、石刻的发现

严格地说这块石刻不是去年才发现的，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有幸认识了它。大概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当时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，但文物保护工作已深入开展，修缮青莲寺已成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愿望，社会各界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。省文物局投资做规划，国家文物局投资修古寺的护坡，民间集资改善寺内的环境，青莲寺后大殿的重建也提上了议事日程。搞修复，遗址清理是第一项工作，也就是在遗址清理时，工人们在废墟中找到了这块石头。

青莲寺后大殿重建于金泰和元年（1201年），当时的寺名为“福岩禅院”，寺内所藏碑刻《大金泽州硖石山福岩禅院记》记载了这一过程，而保存完好并有“泰和元年”题记的六根石柱也证实了它的真实性。最为可贵的是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古青莲寺，寺额咸通八年所赐也。寺之东五里，古藏阴寺，即北齐县始禅师之所建也。”这里提到了藏阴寺与县始禅师，而我们发现的北齐石刻正是藏阴寺之物，为县始禅师所造。由此可以这样推断，经“三武灭佛”，长期战乱，古藏阴寺在宋代已基本被历史湮没，仅存的这块北齐石刻被当时的僧人发现并收藏在这

座新修的法堂内，因此才得以留存至今。

我第一次见到这块石刻大概是1991年春夏之季，当时我陪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柴泽俊所长到青莲寺考察。在后大殿的基址里我看到了这块石头，它侧躺在残断的墙垣里，灰头土脸，粗看像一个方形的柱础，稍加清理，它就显出了自身的魅力，独特的雕刻和明确的纪年一下子吸引了我，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青莲寺现存最早的文物。我仔细地抄录了上面的文字，最后我嘱咐管理人员，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把它妥善地保存起来。

2000年，我在与晋城市文管处的郭新民同志讨论一篇文章的内容时，突然想到了它，于是建议郭新民同志写一篇文章，把这块石刻介绍出去。2000年《文物世界》第6期发表了郭新民同志的文章《青莲寺发现北齐石刻造像》，文章引起了云冈石窟研究所刘建军先生的注意，从而惊动了佛教文物考古学专家罗绍先生，罗先生的造访与权威的评价，使这块1400余年的石刻身价倍增，登上了世界之最的地位。

## 二、石刻的内容

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，为石灰岩（青石）质地，粗看的确像一个方形的柱础。高30厘米，上边长40厘米，下边长47.5厘米，呈梯形，底面经打剥自然平整，顶上有人工修整斫的痕迹。不像是一个单独的物体，极像北朝石塔的一个部分。如果从石刻的雕刻与内容的重要性分析，或许是一座多层组台式石塔的主体部分。

石刻四面全有雕刻，正面为剔地起突，用高浮雕

的形式雕刻了佛龕、螭首、夔质驮碑等一佛二菩萨组合图案,极具特色。在一个仅一尺见方的平面上,正中雕有夔质驮碑,碑首两侧的螭龙装饰具有浓厚的北朝风格,极具时代特征。碑首上部有一佛龕,龕内为一佛二弟子,佛结跏趺坐,双手为禅定印,而在碑之两侧,为了实现画面协调完整,分别雕刻了一个与石刻几乎同高的胁侍菩萨。该碑碑面基小,文字内容为:

大齐乾明元年,岁在庚辰,二月癸未朔八日庚寅,藏阴寺比丘昙始/共道俗五十人等,敬造龙华像一躯,今得成就,上/为皇帝陛下,师僧父母,法/界众生,同入萨婆若海。

短短7行64个字,却明确地记载了1400多年前,发生在青莲寺东5里古藏阴寺的一件佛事活动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,做什么事,为什么,讲得明明白白,言简意赅,实为短文之典范,有点睛之妙用。

石刻的其他三面,内容是一些异域风情的社会活动场面。据大同云冈石窟研究所刘建军先生研究考证,确认雕刻的内容是《大方等陀罗尼经》中十二梦王的故事。该故事记录在《大方等陀罗尼经》梦行分卷第三中,经文说:“佛告文殊利,善男子,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,于其梦中修通能飞悬缁幡盖从此人后,见如是者,即名袒荼罗。”该描述与石刻右侧第一幅图案,一人手持幡杆,幡盖已无,持幡杆人前上方有一上身袒裸飞天,以及题字“袒荼”等是相符的,所以确定其应为“十二梦王”之一的袒荼罗故事。

刘先生在《大方等陀罗尼经》的“十二梦王”石刻图像考》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图文之间的关系。认为这块石刻上共计录了11个故事。分别为“袒(袒)荼”、斤提、茂持罗、乾基罗、多林罗、波林罗、禅多林罗、穷伽林罗、迦林罗、伽林罗、波林罗(毒蛇),只缺少了一个故事情节与波林罗相似的檀林罗,并分析说或许是不大好表现内容相近的故事,因而形成的缺失。

石刻上还有另一种图案,面积甚小,那就是“礼佛图”。它们在石刻左右两侧,紧贴正面的边缘上,分上下两层,并写有人的名字,如“大襄主萨定周罢”、像主王文贵,大像主赵敬容等。

### 三、石刻的价值

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,其文物价值是显而易见的。

首先,它诞生的时间是在距今1447年前的北齐

乾明六年(560年),它本身的经历与存在是弥足珍贵的。

其次,是在它身上所附着的历史信息。

第一它印证了藏阴寺的存在,证实了昙始禅师确有其人,以及他与藏阴寺的关系。

第二它证实了净影慧远与昙始禅师的比邻与关系。乾明六年,昙始住持藏阴寺,而慧远已是德道高僧,时年38岁,在青莲寺创业也有十年余了。

第三它记载了当时的一场佛事活动,并对活动的目的、人物以及当时佛教与社会、政府、皇帝、师僧、父母之间的互相关系都做了真实的记载。

第四它反映了当时的佛教活动、佛学研究、艺术表现与制作工艺的综合水平。

其三,它是已知佛教中密教一派存世最早的历史文物。

密教是佛教中秘密教的略称。密教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、仪轨和世俗信仰为其主要特征。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时,对古印度原始宗教所使用的咒术密法是采取排斥态度的,甚至规定他的弟子如使用咒术就是违反佛戒。

但从原始农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巫术以及后来的吠陀教、婆罗门教却在古印度有着广泛的追随者,于是在释迦牟尼去世后,在佛教学术的形成与发展中,这些流行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医疗术、占星术、巫术、咒语等也不断地融入佛教的教义与经典中,并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教派。密教之所以称之为“秘密教”是因为其法门深奥,不经灌顶,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与显示他人,故有“密教”或“密宗”之称。

密教有杂密与纯密之分。密教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传入我国的,由于当时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与经典,只有一些密咒、仪轨,故被称为杂密。7世纪中叶《大日经》、《金刚顶经》的问世,遂使密教的教义逐渐完善。8世纪《大日经》、《金刚顶经》传入中国,在此之后的中国密教被称为纯密。另外在中国还有传入西藏的藏密(又称西密)和传入日本,又从日本回传中国的东密等流传。

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,上面所雕刻的“十二梦王故事”反映的是《大方等陀罗尼经》梦行分卷第三的内容,而《大方等陀罗尼经》属于印度大乘佛教密教的经典内容,所以我们说它是密教的历史文物。又因为该石刻刻石年代在公元6世纪(560年),当时《大日经》、《金刚顶经》等尚未问世,密教的教义尚未形成,因此我们说它是杂密时期的密教文物。

密教自创建以来广为流传,但有关密教的文物却极为罕见,尤其是隋唐以前的密教文物,几乎没有相关的记载。推测其原因,一是由于时代久远纸质文物很难保存,就是石刻文物能够保存下来也实属不易;二是密教的教规所致,把秘密的东西公开刊刻传播,应该是教规所不允许的。我们在青莲寺发现的北齐石刻应该说是一个例外,制作者巧妙地把经卷中的感应故事用画面的形式表现出来,并雕刻在石头上,既保存了密教的文化信息,又不违背密教的教规。而这块石灰岩质地的石头细腻坚硬,又被幸运地保存在一个香火旺盛的古寺院中。于是

它就必然地成为现存最早的密教历史文物了。

关于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,由于本人对佛教考古的生疏和对佛学研究的表浅,所以很难做出更多、更详细的表述。文章中如有欠妥之处,请有关专家予以指正。但对该石刻在佛教密教文物中的重要地位,动笔前我是专门请教了我国佛教文物考古方面的专家罗炤先生的,在得到了罗先生肯定的答复后才动的笔。在此向罗先生表示感谢!

(作者工作单位:山西省晋城市博物馆)

(上接 24 页)

模式,这里不再讨论。

严格说来,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十分明确清晰,往往是错综复杂的。如前后发展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前期横向关系发展的结果,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,每个固定时间上的横向关系相联又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纵

向关系。所以,我们在研究考古文化时,很难说几个文化之间只有某种关系,二要仔细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,综合地考察它们的关系,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更接近实际的结论,从而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。

(作者系山西省寿阳县文管所所长)